

转型过程中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与本土化实践的理论分析

熊跃根*

摘要：作为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社会工作专业的作用和重要性已日益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重视。重视社会政策的作用、推进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已成为政府促进经济和社会平衡发展这一任务的重要策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发展尚处于初始阶段，本土化实践具有自身的发展经验。本文从社会学对专业的界定与分析出发，对社会工作专业的边界和特征、职业化与本土化及其在中国的发展机遇和挑战等进行了阐述与分析。笔者指出，促进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发展，应处理好以现行社会福利服务体制为基础的本土实践与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联系，同时在吸收国际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深入认识西方社会工作的概念、理论和价值伦理在中国社会中的应用与适用问题。

关键词：社会转型 社会工作 职业化与本土化

一 问题的提出

过去30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经济保持了长期的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提高。但是，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一系列诸如社会分化加剧、城乡差距依然显著、弱势群体处境恶化以及权力与资源配置不均衡导致的许多社会问题。正如学者所言，改革以来中国出现的

* 熊跃根，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政策、福利体制比较研究、社会工作理论以及非营利组织与社会服务。



“市场化”和“逆市场化”双向运动，是转型时期社会政策作为一种矫正力量嵌入市场关系的重要力量（王绍光，2008）。为保持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同时不断提高公民的生活质量，促进社会稳定与发展，通过有效的、制度化的手段，制定和推进社会政策以应对和解决不同的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在重新塑造国家能力、改善政府行政效能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面的一个重要考虑。近年来，随着中国政府对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重视与推进经济和社会平衡发展的社会政策力度的不断加大，社会工作专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有学者称，同过去强调经济政策的时期相比，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社会政策时代”（王思斌，2004）。作为社会政策体系中一个核心组成部分，社会工作将发挥解决社会问题、协调社会关系和满足社会需要的积极功能。

过去两年来，中国政府在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同时考虑到国际惯例与具体国情需要，做出了建立与发展社会工作专业体系的政策选择，为从实质上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在制度层面上做出了努力。可以看出，社会工作专业在我国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策略选择，从社会政策的角度而言，社会工作专业的兴起也将对未来的社会发展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对于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和属性，人们在认识上还明显不统一。因此，在中国日益追求开放、进步和民主的全球化背景下，认识社会工作专业的国际发展经验，同时结合本国的实际国情，理解社会工作专业在我国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积极推进我国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无疑有着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主要探讨以下三方面的问题：第一，从理论上理解社会工作的专业属性与专业边界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讨论社会工作职业化与本土化实践的问题；第二，认识和分析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国际经验，阐释社会工作专业制度发展的一般逻辑；第三，分析我国社会工作专业职业化与本土化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二 社会工作的专业属性和专业边界问题

在认识社会工作这一专业之前，人们通常容易犯两个错误：第一，对社会工作的专业性没有认识，即不清楚社会工作的内涵知识与实践领域；第二，将社会工作同其他专业混淆在一起，轻易抹杀不同专业之间存在的界限。上述两方面的认知错误，都会对我们深入认识社会工作这门在我国新出现的专业产生不利的影响。尽管当前政府各级部门都在大力推动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建设，但是，人们

对社会工作专业的内涵以及这门专业的边界等问题的认识还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有“泛化社会工作专业”的迹象,这对发展我国的社会工作专业是不利的。而迄今为止,社会学是社会科学领域内对专业这一主题展开研究最为深入和系统的学科之一,它为深入认识专业属性和边界提供了较好的知识基础。

1. 社会学对专业分工与专业化(或职业化)的研究

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受到了市场经济的深刻影响,而劳动分工是这一基本特征的核心内容之一。劳动分工的出现及其演化随着科学与技术的进步,推动了专业的不断发展。市场经济思想和古典经济学的创立者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也称《国富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主要原因是分工。他在该著作中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亚当·斯密,1997:5)。19世纪末以来,随着社会学学科的出现与发展,经典社会学家和当代社会学家对劳动的社会分工与专业体系、专业主义的发展等重要问题逐渐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涂尔干在其《社会分工论》中从社会学的角度系统论述了社会分工的根源和社会功能,尤其突出的是,他深入地揭示了在社会变迁和社会失范的状态下社会分工对建构社会团结的作用,大大超越了早期经济学家对分工是利益交换后果的认识。涂尔干指出,社会分工的功能可以促成社会的自我调节,并通过行为规范和群体的权威来维护道德的功用,职业群体的规范和自律增强了社会团结(涂尔干,2000:14~17)。当代社会学家继承并发展了古典社会学家关于社会分工理论的主要思想,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帕森斯的功能主义理论也清晰地表述了在现代社会过程中专业、正式组织的发展与政府功能让渡之间存在的联系。帕森斯在《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一书中指出,从技术、管理和制度三大系统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出发,在劳动分工日益复杂的前提下,正式组织可以借用专业(职业)层次上的技术专家和相应资源,解决组织外部系统对功能让渡与获取功能的要求。进一步说,帕森斯从某种意义上论述了政府功能让渡与专业组织(或协会)作用之间的关联这一重大问题,他从技术整合和管理分工的角度阐述了专业化带来的贡献,对人们深入认识专业化、科层组织发展与现代管理系统的变迁等问题有着积极的作用(帕森斯,1988:48~77)。而默顿也对职业体系中的利他主义要素与专业实践的关系做了深入的阐述。他不仅指出了社会学与经济学在价值观上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的是利他主义,而且论述了职业实践中制度化的利他主义本身可能存在的局限,他描述



了由于内部和外部原因导致的职业权威和信任下降的结果，对我们认识变迁社会环境下专业化和职业体系在发展过程中可能遭遇的种种难题有重要的启示（默顿，2001：125～149）。在一些活跃的当代社会学家中，安德鲁·阿博特（A. Abbott）和艾佛茨（J. Evetts）可以说是两位对专业系统和专业主义问题论述最为彻底的社会学家。前者在《专业体系》一书中全面讨论了现代社会中不同专家由于特定的知识、专长和实践领域构成了各自不同的权威和社会位置，它既是专门知识精细化发展的结果，也是作为知识使用者自身建立行动范围的一种策略，通过这样的策略，专业人员拥有了影响力和权威（Abbott，1988）。后者则对专业主义进行了深入的社会学分析，讨论了现代社会中职业变迁的缘由及其主要内容，揭示了职业变化与特定社会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Evetts，2003）。

2. 社会工作的专业属性和专业边界问题

社会工作是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产物，它是西方19世纪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随后20世纪初社会改革的后果，一方面体现了早期社会问题（如贫困、社会分化等）给社会结构带来的影响，以及科学知识和职业发展的早期经验对慈善实践专门化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医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与社会工作的内在联系对这门助人专业的持续影响。今天，在发达国家里，尽管人们不像过去那样怀疑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和专业主义要素及特性，但是，对这门学科和专业的知识边界与实践领域，即使在专业内部也存在不同的声音。20世纪50年代，有学者明确提出了专业属性的五个核心要素，即系统理论、专业权威、专业伦理、社会认可和专业文化（Greenwood，1957）。这一对专业标准的论述对后来社会工作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而到了60年代，有学者在讨论社会工作的专业特质问题时，曾把社会工作者与教师、护士归在一类，统称为社会中的“半专业”（the semi-professions），基于对该专业的知识基础、学科属性和专业地位等的考察，强调社会工作专业与其他专业存在的区别（Etzioni，1969）。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工作界为进一步确定社会工作的专业属性和范围，从专业实践的范围和知识基础出发，划定了从事该专业所需要的共同的学科知识领域。同时，也再次提出作为解决人类的人际与社会层面问题的助人专业，社会工作实践应朝着更全面的整合实践的方向发展（Bartlett，1970）。

20世纪90年代，在题为《社会工作的边界与边界的社会工作》的论文里，阿博特再次详细论述了作为一门应用的社会科学专业，社会工作专业所具有的学科和实践特点：一方面，作为助人的专业，社会工作在过去的发展历史中已经形



成了自身既有的独特性，在理论和实践模式方面表明了其应有的价值；而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工作专业在形成过程中在学科知识和理论方面不断吸收其他学科（医学与社会科学）的概念、理论和知识基础，成为一个不断跨越知识边界的专业（Abbott, 1995）。后来，也有学者从专业伦理的角度阐述了社会工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社会工作专业自身所处的环境造就了它与社会系统其他要素（如社会关系、宗教、商业等）之间存在的冲突与联系，指出了社会工作实践涉及的边界和风险问题（Reamer, 2003）。总体来看，自社会工作专业诞生以来，它一直就为确定其自身的知识合法性和社会认同不断遭遇来自学科外部与学科内部的质疑甚至批评，同时也通过这些质疑与批评推动了其在学科知识和实践领域的自主性发展的进步（Austin, 1983）。

三 对社会工作的职业化与本土化发展的理论认识

英国学者佩恩指出，理解“专业”（profession）应从四个方面入手：第一，专业是一种受薪的活动；第二，专业意味着特定种类的工作（job）；第三，专业意味着工作的高品质；第四，专业是对特定类型的职业的描述（Payne, 1996: 143）。专业化是指一门学科或具体实践领域变成具有特定知识要求、理论基础、技术和方法的过程，是实践和从业者获得社会认可与社会地位的重要条件。社会工作专业化在其专业属性的诸方面，包括系统的理论体系、伦理守则、社会认可、专业文化和利他主义等要素，都受到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影响。作为一门解决个人、家庭、社区/组织和社会问题的助人职业，社会工作通过专业化的服务，来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促进人的社会功能的完善，从而满足人的社会需要。今天，在不同的国家里，政府、学界乃至公众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共识：社会工作在促进社会稳定与推动社会发展方面具有积极作用，社会工作者对一个国家或社会不可或缺。作为一门不断面临和解决人际与社会问题的专业，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国际经验对发展中国家的专业化实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 社会工作职业的国际发展经验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是当今世界上社会工作专业发展最早、实践最为系统和专业化程度最高的发达国家，其专业发展长期以来一直引导并影响着各国社会工作专业在实践、教育和研究等方面的发展。美国等发达国家社会工作专业的百年发展历史经验，对处于专业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十分值得总结与分



析的。尽管美国的社会工作专业化程度很高，但是这一专业自身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早在20世纪早期，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就成为众多实践者努力的方向，它奠定了这门专业从一开始就需要从理论与知识方面克服既有的局限这一认识论基础（Flexner, 1915）。同其他助人专业（职业），如医生、护士、警察、心理治疗师相比，社会工作一方面具有同上述成熟专业所具有的利他主义伦理要素和特定的助人技巧共同的特点，但另一方面，也因为在理论基础、方法与技巧、专业伦理和实践领域所具有的独特特点，社会工作专业保持了自己与其他专业的区别。概括地讲，这一区别或别样性主要体现在社会工作非常强调认识 and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人与环境的视角，以及强调专业实践方法的效果必须遵从专业伦理的要求。

2. 当代国际社会工作专业化与职业化的发展趋势

今天，在许多国家，社会工作已成为一门被社会广泛认可的职业。作为全球最有影响的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协会——国际社会工作者联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ocial Workers, IFSW）近年来就对社会工作的内涵给出过清晰的界定：“社会工作专业的目的是致力于推动社会变迁，解决社会问题，增强人的潜能和福祉。通过使用人类行为和社会系统的理论，社会工作在人与环境互动的不同环节进行干预，在这一行动背后，促进公民权和社会正义的发展是社会工作的基本原则。”（IFSW, 2000）同时，该专业协会还提出了在推进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过程中应该朝着建立一种普遍原则与标准的方向努力，即推动全球专业实践标准的不断发展，使社会工作在技术和政策层面上在不同国家之间更具可转移性，从而推动不同国家社会工作专业在促进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种专业在发展过程中强调技术理性、专业伦理与实践方法的共同特质，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也促进了不同国家在社会工作教育、实践、研究方面进行相互交流。但是，也有学者在对文化、制度和社会需要等在不同国家呈现的明显差异进行深入的分析后，提出了全球实践存在的漏洞和不足，并对推动这种具有文化敏感性和在特定制度中的专业实践向普遍性的方向发展表示了担忧与批评（Sewpaul, 2005）。

毫无疑问，社会工作专业在全球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它的作用和价值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也成为不同国家的政府解决社会问题、提升公民的生活品质、促进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策略。但是，基于对各自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的考虑，有学者也早已指出，发展社会工作专业仍然



要避免简单的拿来主义和专业帝国主义所带来的影响，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必须从发展的角度，从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方向深入认识社会工作专业同国家总体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Midgley, 1981）。最近又有学者对专业实践的标准化问题提出了批评，指出不同国家在社会工作专业原则、价值观和实践方法等多个层面上，过度的标准化会遇到一系列的困境（Gray, 2005）。

3. 社会工作专业化与职业化的本土实践议题

社会工作专业化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是社会经济发展、高等教育完善和职业体系建构成型的结果。社会工作职业化则意味着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一方面是接受过系统训练的专门人才，另一方面它也强调专业人才在从业过程中所遵循的实践标准与伦理准则。随着社会变迁与发展进程的加快，公民的社会需要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因此，社会工作者被期望能应对更加复杂与富有挑战性的个人、家庭和社区问题，并由传统的通才实践者（generalist-practitioner）转向专才实践者（specialist-practitioner）。作为一种社会过程，社会工作专业化与职业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经由权力与知识关系变更过程得到的制度凝聚，是国家或政府等现代政治机制与社会结构和制度合力发挥治理功能的必然后果。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本身表明了社会科学体系的细化和知识结构的多元化；而职业化则象征着专业实践进入制度化运行的轨道，在原则与方法上，工作者在未来的实践路径将是依赖性而非一味地走向开放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专业化与职业化过程也意味着社会实践的行动边界和某种社会区隔，它一方面使专业的独特性得以确立，另一方面也可能通过职业化来保持特有的实践排他性，即对普通人士（业余人士）的拒纳。

“本土化”是发展中国家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一个概念，它更多地强调同西方文化具有异质性的、非白人种族中心和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在文化实践、社会治理和制度选择等方面的独特经验，它注重文化归属性和文化自我意识的觉醒。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工作专业实践能否建立或形成跨文化的、统一的标准有可能与地方主义、文化敏感性和价值观的多元性之间产生张力。随着全球化与市场经济进程的发展，社会福利与社会工作的发展在不同地区似乎越来越表现出某种趋同性，即专业实践的标准化已经被人们视为“技术转移”或“政策”的代名词，其潜台词还是相信这样的判断：社会工作实践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经验和模式。因此，支持国际化或专业化的声音有可能赞成的是西化或英美化，主张以西方社会的专业标准和实践模式来塑造发展中国家的专业实践，



并把专业实践看作是一种可以冲破文化与制度约束的“技术转移”，而这样的看法无疑忽视了发展中国家或社会在文化、价值观和制度方面的差异，使得专业化实践可能产生水土不服、皮与毛不粘连的被动局面。这对社会工作专业化处于初期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的确值得思考。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出，尽管社会工作已经成为日益标准化、国际化的一门专业，但是，在具体针对专业实践的内涵、方法和价值伦理上，不同国家仍然应该思考既有的历史、文化特点与制度和发展社会工作专业之间的联系。从本质上说，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最终是要面对特定社会和文化背景中的社会问题与社会需要。

四 转型时期我国社会工作专业职业化与本土化 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社会工作专业在我国的发展历史较短，同时，这一专业的出现和发展轨迹同其他国家有着明显的不同，这是由我国特定的历史、文化和国家政治—经济的实践特征决定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的社会工作是在一个长期依赖政府行政实践和强调国家对社会实施管理的社会中积淀而成的，具有自身明显的特点和内涵，同西方自下而上的、诞生于市民社会实践和专业学科发展规律基础上的专业发展经验有着显著的不同（王思斌，1995）。同时，我国社会工作专业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专业教育先于专业实践的发展，专业制度的不成熟也限制了专业化实践的发展（熊跃根，2003）。社会工作专业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出现的急剧转向，我们一方面可以将之理解为社会结构变迁和社会分化导致的社会问题所带来的必然后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社会工作专业在短期内的迅速发展所具有的明显的政府主导的特点，这同我国长期以来政府干预社会问题的方式与思维有着紧密的联系。

建设和谐社会本质上是要重新建立新的社会关系，通过建立新的社会关系，来促成更稳固的社会团结，从而从人性、平等和发展的角度来认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社会工作作为一门解决社会问题、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职业，对中国这样一个仍然处于转型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显得非常必要和有价值。在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保持国家与社会高度稳定的战略前提下，社会工作专业无疑可以发挥其积极的作用，在促进人与环境的和谐关系中 can 履行一系列的角色。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在专业化经验不足、专业制度欠缺和社会认识不全面的



前提下,发展一个新专业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与挑战。目前来看,这些问题和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社会工作专业化还处在初级阶段,专业教育与专业实践离满足实际的社会需要、回应具体的社会问题和个人困境还存在显著差距;第二,长期存在的、依附于既有行政体制的社会管理与服务制度和方法同专业实践存在一定的冲突,而习惯路径依赖的行政管理者和基层工作人员对专业化仍只有模糊的认识;第三,在现行的政府主导体制下,不同部门的权力、资源和符号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职业之间的社会地位和工作人员的职业升迁也不同,在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具体实践标准与评价措施不完善的前提下,过于强调专业化和职业化有可能在政府行政体系部门之间产生张力;第四,总体来看,社会工作专业的社会影响与社会认可度较低,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了专业实践的发挥空间。未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政府行政体制的深入改革,社会公共服务的专业化与管理服务人才的职业化是必然趋势。因此,就社会工作职业化与本土化的发展道路来说,我们应该清楚认识到,我们既要坚持专业化的一般标准,又要切实考虑到本土社会的文化与制度的特殊性。笔者认为,今天,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在发展社会工作专业过程中如何认识和利用既有的国际经验或标准问题;第二,在自身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下如何推展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实践问题。对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就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而言,这两个问题是核心的也是最为复杂的。作为一门具有自身历史、文化、价值理念和制度基础的专业,在我国推行社会工作专业,必须处理好以现行社会福利服务体制为基础的本土实践与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联系,同时在吸收国际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深入认识西方社会工作的概念、理论和价值伦理在中国社会中的应用与适用问题。

参考文献

默顿:《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林聚任等译,三联书店,2001。

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梁向阳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三联书店,2000。

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王思斌:《中国社会工作的经验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



王思斌:《中国社会政策时代与政府社会政策能力建设》,《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熊跃根:《论当前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发展中的专业性与专业自律问题》,载王思斌主编《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工作——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2001年会论文集》,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97。

Abbott, A. 1988. *The System of the Professions; An Essay on the Division of Expert Labor*.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Abbott, A. 1995. Boundaries of Social Work or Social Work of Boundaries. *Social Service Review*, December.

Austin, D. 1983. The Flexner Myth and the History of Social Work. *Social Service Review*, (57) 3.

Bartlett, H. 1970. *The Common Base of Social Work Practice*. New York: NASW.

Etzioni, A. (eds.) 1969. *The Semi-professions and Their Organization: Teachers, Nurse, Social Worker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Evetts, J. 2003. The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Professionalism: Occupational Change in the Modern World.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18 (2).

Flexner, A. 1915. Is Social Work a Profession? I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Charities and Correction at the Forty-second annual session held in Baltimore, Maryland, May 12 – 19, 1915. Chicago: Hildmann (pp. 576 – 590).

Gray, M. 2005. Dilemmas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Paradoxical Processes in Indigenisation, Universalism and Imperi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14 (3).

Greenwood, E. 1957. Attributes of a Profession. *Social Work*, 2 (3), July.

IFSW. 2000. *Definition of Social Work*. Adopted by IFSW General Meeting in Montreal, Canada.

Midgley, J. 1981. *Professional Imperialism: Social Work in the Third World*. London: Heinemann.

Payne, M. 1996. *What Is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Bristol: The Policy Press.

Reamer, F. G. 2003. Boundary Issues in Social Work: Managing Dual Relationships. *Social Work*, 48 (1).

Sewpaul, V. 2005. Global Standards: Promise and Pitfalls for Re-inscribing Social Work into Civil Socie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14 (3).